

怀故人

人生的剪辑版

小非

我这个人 不爱总盯着微信,甚至连提示音也未设置。各色人等,不停地在朋友圈发着大同小异的消息,许多还是胡编乱造的,哪如静下心来捧读一本好书过瘾。

然而信息时代,离开了手机还真是不行,每日午饭后和晚饭后,还是要浏览一番。遇到心中尊敬之人发的图文,也会驻足停留,他们的认知高度,省却了我不少筛选的麻烦。

还有一些信息是躲不掉的,哪怕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眼,它也会迅疾跳出来。2023年冬日,二马路美文书店冷宝良去世,我就是在朋友圈中看到他女儿用父亲手机发出的讣告。不到两年,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夏日,我的学生王大庆离去的消息,亦是缘此得知。

大庆走得太突然,闻听后非常意外,心中甚至出现了痉挛般的疼痛。年近古稀,生老病死看得多了,本不应如

此激动,就像那句老话说的,“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”,生老病死乃人生常态。倒不是漠然,亲人以外,不熟悉或没有交集的人故去,由于不了解他们的情况,最多叹息一声而已。不过熟稔的朋友走了,还是难免感伤,大庆毕竟太年轻了!

我当班主任那拨学生,乃劳动技校铸造专业八四级的,大多1968和1969年出生,小我一轮左右。1985年春天,前任班主任调到市直机关工作,教务处找人顶班,不知怎么就把我这个他们心目中有些吊儿郎当的人派上阵去。然而干了不足一年,我又被借调到省劳动局写材料去了。

说是他们的老师,其实徒有虚名。我虽是个挺会讲课的语文老师,却没给他们上过课。技校语文属公共课,只有一个学年,我去的时候还剩下不到一个学期,教务处就没有换我讲课。后来我倒是在酒桌上与他们谈天说地,神

造车间远离厂部,位于只楚的孙家疃,后来搬到莱山区,变为了烟台环球机床附件集团铸造厂,他也成了生产调度。生命中最为出彩的年龄段,就这样被砂粒磨损得差不多了,同去的五位同学中,他是唯一坚持下去的。

2017年冬日,大庆也离职了,却只找到一份缺少技术含量的保安工作,有些失望,他憋在心里没说出来。我问他有没有其他想法,他说年近五旬,长期在一个地儿待着,眼前只有砂堆和铁水,转弯不太容易。不过他也看得开,外表上始终乐呵呵的。虽然薪水不高,然而没有过多的奢望,倒也优哉游哉。几年前,大庆的同学胡岱胜告诉我,大庆准备请客。我说他经济条件不好,怎么能让他掏腰包?小胡说,大庆把当初厂里分的乐山里那套不大的学区房卖了,跑到幸福河租了套更小的房子。房款大部分给了女儿,这不还剩下几个钱,就想请同学们撮一顿。我心里清楚,他这是想要点面子。

其实班上的许多事情,都是他牵头的。2022年10月23日,颜秉建同学在

送黑发人有些忌讳,我还是坚持去了。

殡仪馆修建没有几年,宽敞轩亮,包裹在绿意汹涌的山野里。四周很静,只有风拂过草叶的叹息。夏日的阳光过于慷慨,灼烧着同学们有些红肿的眼睛。

告别仪式上,大庆女儿带着哭腔的声音,穿透云霄,表达了人间至痛,呼唤着对生命消逝最无望的挽留。

仪式结束,大庆的女婿要请大家吃饭答谢一下。我说虽有红白喜事之说,但以大庆五十几岁的年纪,不属喜丧之列,还是算了吧!此番我请了次客,招呼有空的学生,到别处凑了凑。

夏风依然温柔吹拂,另一位学生曲宏杰开车拉着我,顺路去了从来也没去过的大卖场逛了逛。我觉得时间略显紧张,他坚持说转一圈就行。后来我才得知,把故人送往清冷之地后,要到人多热闹的地方转一下,这是民俗,他们还真是讲究。

聊海侃。我的辈分摆在那里,退休后也没有宣泄的场合,每次凑到一起喝酒,他们都耐着性子听我讲,愿听不愿听,面子总得给足,算是补课吧!

王大庆是副班长,国字脸,长得白净,差不多一米八的个子。铸造专业一水儿男生,十六七岁的年纪,上天入地,没有不敢干的。他们调皮捣蛋的事儿,我曾在《我当班主任》中有过详细描述,那篇文章刊载于2023年11月1日的《烟台晚报》上,有些意思,这里就不赘述了。

大庆上学时和我走得近,有些同学说他巴结老师,其实哪有那样的事儿,是我想抓住几个骨干掌握点情况。要不然他们那个“作”法,说不定哪天就会捅出个天大的窟窿来。后来喝酒时我问他,你是不是同学们安插到我身边来的?在场的学生齐声回答,老师你现在才知道?说罢都哈哈大笑,又是一阵狂饮。

莱州去世,吊唁活动就是他组织的。去年汤伟同学死于脑出血,只是其平日与大家几无联系,消息是后来传出来的,大庆又唏嘘了一番。如今班上三十六位同学,加上他已缺失了十二分之一。

同学们平日联络,主要是通过聚会。每年的几个大节或是长假,凑一凑是少不了的。确定时间、联系酒店、落实人数、结算费用等琐碎之事,都是大庆来操办。我曾打趣道,你的名字命中注定就是要搞这些喜庆之事。

我不乏名为“大庆”的朋友,1959年出生那拨缘于新中国十年大庆,1963年出生那拨因为是国家“工业学大庆”的号召。我问他名字,他说自己是1968年出生的,母亲的分娩期预估为国庆节,父亲琢磨着孩子的名字要与节日有点关联,孰料却晚了一天。那时国庆节有“五年一小庆,十年一大庆”之说,既不逢五又不逢十,取名“大庆”本来就有些勉强,而且生日也不在“十一”,只得用小名先糊弄着。没想到半年后党的九大召开,借着如此大事,叫“大庆”就堂而皇之了。

席间大家挺沉默,毕竟心情不好,每人举杯说几句时,都是先敬大庆一杯。大庆海量,也喜欢喝酒,端起杯来很豪爽。他的经济条件不宽裕,平日也没有多少好酒,那些年假酒恐怕也喝了不少。想到这里,我心中又涌出一阵酸楚。

就在大庆去世前十天,著名历史学者傅国涌先生英年早逝,许多人深感悲痛,网上的悼念文章铺天盖地。大庆也是差不多的年纪,只是他是个普通得再普通不过的人,难享此等哀荣。但是作为曾经的班主任,我还是想留下点文字,为这位平凡的学生说几句话。

人生苦短,大庆在这个世上的足迹只划过了五十七个春秋,他的人生只有短暂的剪辑版,后半段没能续上,有些遗憾。不过亦如有些人说的那样,人生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旅程。这样想,也就释然了。离别总是令人心痛的,但是人生永远也离不开的就是离别。

乡村记忆

嘎斯灯

王德润

嘎斯灯,承载着我年少时的深深记忆,绽放着美丽的光环。

最早看见嘎斯灯,是20世纪70年代在农村的露天电影场地。

那时,电影放映队一般一个多月能来村里放一场电影。每当传来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,大家欢呼雀跃,奔走相告。天没擦黑,大人就早早收工,孩子放学后,赶紧吃口干粮,拿着椅子、板凳、马扎等坐具摆放在放映现场,以便看电影时能有个好位置。村里放电影的地方在村小学南的操场上,电影还没开场,总能看见闪亮的嘎斯灯,那蓝色的火焰于风中欢快跳跃着,在黑暗的夜里格外显眼。在嘎斯灯旁有一个小摊位,不时传来“卖种来,刚炒的又香又脆的种”的响亮声音。卖种的是和我们家一个生产小队的大姨,当年她50多岁,她所说的“种”其实是炒熟的葵花籽。我非常好奇地上前观看这嘎斯灯,它既明亮,又不怕风。我心里美美地想,自己家中如有一盏这样的灯该多好。循着大姨的声音和明亮的灯光,有不少村民陆陆续续前来买葵花籽,于是,嗑葵花籽的声音和香气在露天电影的场地上弥漫。当年,一天10个工分的劳动收入仅在1元左右,且在年底才能开资,平日能花一两角钱买葵花籽也算是“高消费”了。在放电影之前一般先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《新闻简报》,既有当时全国的新闻、农业先进典型,也有湖南长沙马王堆墓、中山王刘胜墓考古发现等题材。电影题材也比较丰富,有《白毛女》《红灯记》等现代京剧,有《党的女儿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红色经典电影,有《黑三角》《秘密图纸》等侦破电影,有黄梅戏《天仙配》《女驸马》,也有《我们村的年轻人》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等农村题材电影。放侦破电影时,卖葵花籽的大姨经常问周围的人电影里哪个是好人、哪个是坏人。在嘎斯灯的映照下,大家边嗑葵花籽边小声交谈,沉浸在紧张精彩的电影情节中。

后来我才知道,嘎斯灯又称电石灯、乙炔灯等,是19世纪末德国发明制造的一种通过燃烧乙炔气体发光的灯具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,嘎斯灯曾作为我国城市煤气灯的替代品,广泛应用于街巷照明和家庭照明。

而今,随着电力工业的发展,嘎斯灯早已被白炽灯、荧光灯、LED灯等电光源所取代,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但在我的记忆深处,那盏嘎斯灯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星,始终闪耀着迷人的光芒。